

故宮書畫的保存與重裝

劉芳如

兼介「裝池特展」中的新視野

九十七年四至六月間，故宮於二一〇、二一四、二一六陳列室新推出的「書畫裝池之美」特展，立意在藉助作品實例，向廣大的藝術愛好者，概括介紹中國書畫賴以保存和舒展、捲收的裝潢形式，好讓觀眾在欣賞名作的同時，也能夠深入體會「裝池」這門傳統工藝的內涵。針對書畫裝池的四種基本形式——立軸、手卷、冊頁、成扇的詮釋，業已刊在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〇一期，敬祈讀者參閱。

此次裝池特展與平夙書畫展覽最大的不同處，是在二一六陳列室規劃了「書畫外包裝」和「古畫重裝」兩項全新的主題，運用精緻的圖像與原作交互參照的展覽方式，將過去難得一見的作品附件，以及書畫修復過程，同時作公開展示。本文即欲透過選展的作品，來探討與書畫保存與揭裱修復相關的課題。

書畫的保存與包裝

傳統書畫經過裝裱之後，雖然有效解決了舒捲與展示的課題，但是平時的儲藏環境和文物的包裝方式，依舊會直接影響及書畫壽命的長短。

保存書畫必須小心防範的因素，極為複雜，諸如光害、空氣污染、落塵、蟲害、過度潮濕或乾燥、溫度的波動、碰撞、水災、火災、盜竊、地震等等，都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技術，才能讓古老的書畫歷久如新，長期為人類所共享。

故宮典藏書畫的庫房環

境，不但堅固防震，而且溫度長年保持在攝氏十八至廿二度之間，相對溼度控制於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間；所有的文物入庫收藏以前，均經過套袋脫氧處理，以完全杜絕蟲害；同時為了避免文物弄污或受到擠壓，所有的卷、軸、冊頁，均要量身訂製無酸布套或木匣，再分別置放於木箱中固定的隔層。針對少數比較脆弱的立軸，復另行設計桐木或塑膠材質的護筒，加大捲收時的彎曲



圖一 唐人〈宮樂圖〉的立軸護筒



內層



外層

圖二 東晉 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織錦囊袋的表裡兩面

弧度，預防發生新的摺痕。
(圖一)

有些書畫，在清宮收藏時期，即以織錦布套或囊匣盛裝，無論紋飾或手工都相當精美，除了本身賴以保護文物的實用意涵，其實也蘊含了藝術鑑賞的價值。然而，經過將近三百年的保存，難免發生斷裂、毀損等劣化現象，以致無法繼續使用。現階段的庫房管理者，雖然已經參照清宮舊裝

的樣式，採用無酸材質替換新裝，但是淘汰下來的原包裝，依舊妥善貯存保管，並拍照建檔，視同書畫保存歷史的具體見證。

本次「書畫裝池之美」特展中，特別利用二一六陳列室的長形櫃，遴選清宮舊有包裝書畫的囊、匣、盒中，造型精美與材質講究的佳構，搭配攝影燈片，讓觀眾得窺其內外的全貌。這些書畫的外包裝，過

去從未有適當的機會被遴選為展示品，此次單獨闢櫃陳列，尚屬首例。

例如盛裝王羲之〈約三〇三—三六一〉〈快雪時晴帖〉的囊袋，平日展覽王字時，從未同時展出，此錦囊的外層用精緻的織錦縫製，內層為清高宗御書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」品名，以及董邦達〈一六九九—一七六九〉所繪的〈雪景山水圖〉(圖二)。院藏包覆手卷的織錦包巾，頗多用料及紋飾均極考究的佳例，如院本〈親鸞圖〉(圖三)即是，但像〈快雪時晴帖〉這般，將書、畫與織錦三絕合璧，於院藏書畫的外包裝中，的屬唯一。

五代南唐(九三七—九七五)趙幹(十世紀)〈江行初雪〉卷的木匣，出自清代乾隆時期(一七三六—一七九五)宮廷的作坊，以紫檀木製作，質地相當沉穩厚重，外表裝飾雲龍紋樣，雕工極其精緻典雅。院藏用來盛放手卷的舊匣，多數屬素面，僅



圖三 清 阮元〈親蠶圖〉織錦包巾

於匣蓋及側邊，鐫刻作品名稱，類似本件之精雕細琢者，較為罕見。搭配內裝的鵝黃花綾包巾，自有一番古樸典雅的氣息，與名畫相互輝映。（圖四）

清代阮元（一七六四—一八四九）〈無量壽佛〉冊的朱漆外盒（圖五），盒面中央雕雲龍紋，周圍則飾以盤花。無論雕工或紋飾造型，俱極精美綉麗。漆盒所盛裝的〈無量



圖四 五代南唐 趙幹〈江行初雪〉木匣與包巾展開圖

壽佛經〉，封面封底以織錦包覆，內頁作經摺裝。全冊以泥金書寫於藏青色箋，經文四周，復勾繪花卉及蝙蝠紋樣。本件的裝裱形式與外盒，充分反映出皇家獨到的隆重與華麗特色。

造型特殊的書畫外匣，尚可舉清董誥（一七四〇—一八一八）〈吉祥經〉與董誥的〈雲巖會景·仙壑探奇〉為例。〈吉祥經〉的包裝匣（圖



漆盒



冊頁第一開

圖五 清 阮元〈無量壽佛〉漆盒



圖六 清 阮元〈吉祥經〉木盒



圖七 清 董誥〈雲巖蒼景·仙壑探奇〉的漆盒

六），外形呈紫檀木雕的雙桃形小盒，中央並鑲嵌有白玉雕飾。盒內的天青色凹槽中，盛放著兩本以隸書題名的迷你冊頁。冊頁作經摺裝，內容為董誥以楷書繕寫的「佛說十吉祥經」、「佛說八吉祥神咒經偈」。如此的包裝設計，既可觀賞雕刻清雅的外盒，又兼有收存文物的實用性，堪稱是「大文玩」中套「小文玩」的

奇巧之作。

〈雲巖蒼景〉與〈仙壑探奇〉二卷，同被盛裝於外表呈古琴形狀的漆盒中。（圖七）漆盒通體作黑漆地，盒蓋描金繪琴弦圖案，兩側則繪飾描金山水。古代文人雅好琴棋書畫，把書畫外盒，製成琴式，設計巧妙，更顯書畫包裝藝術的精雅。於院藏書畫作品的包裝形式中，最是特殊。

古畫重裝

清代宮廷負責製作木匣、漆盒的機構，是造辦處的御用作坊。這些書畫的外包裝，不僅選材講究，而且雕刻精細，紋飾華美，內外呼應，與被包裝物相映爭輝，非但發揮了錦上添花的作用，更不啻將裝潢的含義做了更廣泛的衍生。

古畫重裝，指的是將已經

污損、殘破的作品，予以解體和清洗，繼而揭除背紙，再重新托裱裝池，畫心缺損處並加以填補、全色、接筆等的修復程序，亦可名之為「整舊」。

歷代對於改裝古畫的觀點，大致以主張不擅動居多。因為妥善的修復，固然可以延長書畫的壽命，增加欣賞時的視覺美感，然而不當的修復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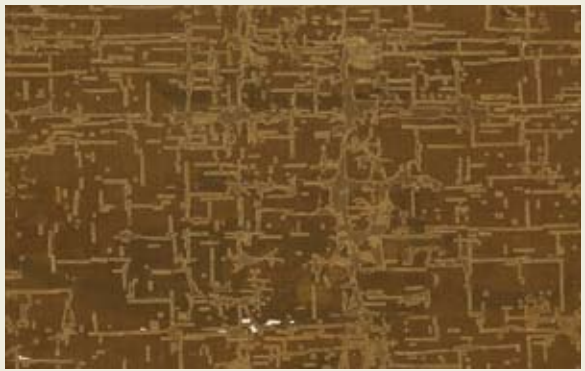
卻也可能令文物蒙受第二度的傷害。
北宋末，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《畫史》即認為：「古畫若得之不脫，不



圖八 宋 馬遠〈竹鶴圖〉重裝前後的對照



背面透光攝影



畫背舊補絹攝影



重裝後

圖十 宋人〈採芝仙〉



重裝後

圖九 宋人〈捕魚圖〉

需背襖。若不佳，換襖一次，背一次，壞屢更矣，深可惜。蓋人物精神、髮彩，花之濃艷、蜂蝶，只在約略濃淡之間，一經背多，或失之也。」明末，周嘉胄（一五八二—約一六六一）《裝潢志》（一六五一）亦指出：「前代書畫，傳歷至今，未有不殘脫者，苟欲改裝，如篤病延醫，醫善則隨手而起，醫不善則

隨劑而斃。」清代，陸時化（一七一四—一七七九）《書畫說鈴》（一七七六）同樣呼籲：「書畫不遇名手裝池，雖破碎不堪，寧包好藏之匣中，不可壓以他物，性急而付拙工，是滅其蹟也，拙工謂之殺畫劊子手。」因此，古書畫的修復重裝，絕對需要熟練的名家，才有可能妙手回春，令原本可能殘脆脫落的古老書畫，

重新恢復奕奕神采。回顧故宮博物院自民國卅八年遷台以來，一直隸屬於書畫處的裱畫室，雖然執行過多次古畫重裝，但所秉持的基本原則，除非是作品畫心和四周的鑲料均發生嚴重摺痕、空鼓、破損、脆裂，以致無論懸掛、展示、保存都很困難的時候，才會考慮重新裝池，否則仍將局部修復，列為平常保護



重裝前



全色後攝影

圖十一 明人〈賣漿圖〉



圖十二 古畫重裝的基本工序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. 檢視與紀錄 | 8. 小托畫心 |
| 2. 分離畫心與裱綾 | 9. 全色 |
| 3. 畫心斷裂處局部加頂條 | 10. 重組鑲料 |
| 4. 清洗畫心、裱綾 | 11. 覆背 |
| 5. 臨時加固正面畫心、裱綾 | 12. 上蠟、研光 |
| 6. 揭離背紙 | 13. 裝天地桿 |
| 7. 補絹、補綾 | 14. 穿繩、封箱 |

文物的重點工作。

早期重裝古畫，僅在執行揭裱的前後，將作品送至照相室，拍攝全貌，建立提供比對的影像資料。加上過去鮮少對外報導，所以很多人並不瞭解故宮擁有古畫重裝的技術。

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以後，由於書畫庫房架設完成數位攝影棚，為了研究及紀錄修復過程的需要，始針對馬遠〈竹鶴圖〉（圖八）、宋人〈捕魚圖〉（圖九）、宋人〈採芝仙〉（圖十）、明人〈賣漿圖〉（圖十一）等四件正在進行揭裱重裝的立軸，挑選關鍵性畫面，就近攝製高解析的數位影像。加上在冗長的揭裱工序中，以小型數位相機紀錄下來的修復動作，總計每件立軸重裝的影像資料，數量均已超過百幀。

本次「書畫裝池之美」特展，也特別在二一六陳列室，運用圖片與原件並列展示的設計理念，讓參觀者比較上述四件立軸在修復前、中、後不同

階段的面貌差異，應能真實呈現出古畫重裝對於保存文物的高度價值。

歸納古畫重裝的基本工序，可羅列出（一）檢視與紀錄，（二）分離畫心與裱綾，（三）畫心斷裂處局部加頂條，（四）清洗畫心、裱綾，（五）臨時加固正面畫心、裱綾，（六）揭離背紙，（七）補絹、補綾，（八）小托畫心，（九）全色，（十）重組鑲料，（十一）覆背，（一二）上蠟、研光，（十三）裝天地桿，（十四）穿繩、封箍等十餘條項目。（圖十二）故宮從事古畫揭裱重裝，於承繼傳統工法之餘，也部份參考了日本、歐美的材料、工具和技术，同時還有修復人員自行研究開發的新法，所以和古代及現今國外博物館的做法相比，並不盡相同。

經常可見歷代修復師所添加的「接筆」。不過，基於現階段故宮典藏文物，主要目的是以保存為首務，即便重新揭裱，也僅止於全補底色而已，並不涉及接筆的動作，以免後加的線條和色彩，不慎掩去原本的筆跡，損及作品精神。

此外，維持作品的「原裝原裱」，僅僅更換背面的覆紙，也是故宮一向堅守的重裝原則，一方面是為了保留原裱綾上鈐蓋的印章，再者也為了不改變過去裝裱的形式，免得日後的研究者卻了可供佐證的資料。

經由此番「書畫裝池之美」特展，很期待能與國內外的修復同業，有更多雙向交流的機會，促進修復技術的更上層樓。更歡迎各種領域的觀眾都能同來賞覽，經由品味書畫裝池與包裝的多元面向，更深刻地認識文物保存的重大意義，好讓古代寶貴的藝術資產，能夠藉助更妥適的護持方式，恆久為全人類所共享！